

第三回 畢小姐絲桐露調 石秀才玉簫斷腸

詩曰：

恩從至處生煩惱，詩到愁來總怨哀。
寄語深閨非戀色，撫琴相訪亦因才。
豈知錯裡翻成約，不忍情中更見猜。
自是美緣天有分，何須冰月作良媒。

卻說石生，那日信白隨時之言，別過田又玄，喜長途風送，不日到淮。先將行李發在湖嘴飯店，即問清涼寺住居。問畢，暫別主人，帶著柏兒，行未半里，見青柳成行，白雲如堵，無數樓台殿閣，隱隱高聳其中。石生從一草橋而入，傍花隨柳，找尋至前，果然有一大寺。面對湖水蕩漾，綠草煙迷，內聞鳥鵲聲喧，山門緊閉。

石生自旁一小門緩步進去。見一僧衲衣草履，迎到客寮，二人揖畢，分賓坐下，各道名號。

原來那僧號湛然，乃客居清涼寺的。祖家在北京河南會館旁邊圓通寺裡，特來淮募緣修寺，見石生斯文之輩，兩相投洽。

又引見主持師傅普明。石生道：「學生從南來，風塵勞頓，心下不爽，欲借定剎客房半間，少息數日，奉送香資，不識二位老師意下若何？」普明聞見有香資，連聲應諾。石生隨叫柏兒，外面封了一兩銀子，送與普明。並飯店行李總代取來，就寺住了。

這晚，普明備了茶果，令湛然陪飲。茶將數巡，石生道：

「這寺旁可有一姓畢者麼？」湛然道：「貧衲初來，不知細裡。聞道有一畢監生，名冷金，字守謙。富推敵國，選至杭州府通判，尚未赴任。相公問他卻有何事？」石生道：「聞得他有一令愛，善賦詩文，學生曾在玄墓見一道梅花詩，那詩頗覺清新，即其手著，適偶爾相問，非有他意。」湛然道：「果然。向日畢老爺，帶小姐至玄墓觀梅，得病歸來，曾許一願在此，尚未還哩！」石生佯笑道：「訪梅乃人之韻事，何反得病？」湛然道：「只因畢老爺喪妻，小姐每日作文賦詩，哀挽母親，久矣擾思成病，今春方覺爽利。故畢老爺恐她憔悴芳姿，帶往玄墓觀梅散心。不期又受風寒，復成大恙。如今痊癒，想是願心目下也好還了。」石生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二人談了一會，吃過晚齋，湛然自歸禪房。

石生秉燭獨坐，前思後想，直到四鼓時，正欲抵案而臥，聽得金雞三唱，法鼓齊鳴。石生清晨整衣，同柏兒就走到畢小姐前門窺視。只見職事兩列，多少衙役在門伺候。石生近前問道：「這是那裡官長？」衙役道：「是現任徐州錢老爺來拜畢老爺的。」石生聽說，帶著柏兒，又閒閒走到後門。見牆上石勒先春園三字。石生正自玩索，只見一花婆，手提花籃，從門內走出，向斜路徑往清涼寺後去了。石生欲要叫他，回思無味，俟他去後，潛走入園內看時，悄無人聲。但見：

綠淺紅肥，鶯啼鵲噪。檻憑青草池塘，緊靠太湖一石；簾捲東風繡閣，卻傍沙柳叢陰。陽和春暖，花香撲鼻；心靜琴響，蘭味襲人，漢宮當曉，無般嬌媚，原非畫工幻想；青皇濫設，多少芳菲，盡是恨人愁緒。

石生拂衣，就石坐下。目顧群芳，心營萬慮。知柳中高閣，是畢小姐藏修之處，不癡不呆，沉吟半響。恍然似有人出，正曳裾而行。忽聞嚶嚶聲音叫翠云。石生側立在柳樹梢下，聞得琴聲嘹亮，隨聽彈道：

勝如花明窗靜，梳玉斜，鬼病懶纏瘦怯。只落得清粉銷殘；說甚麼籠香骨徹。想起這愁恨難絕。

石生聽罷，低聲自語道：「『清粉銷殘，籠香骨徹』，分明道我梅花詩上，『春色籠煙，銷殘清粉』之句。」又近前坐在石上細聽道：

減新妝，湘裙半遮；逗離魂，春光頓除。竟夜傷嗟。

為憐才心切，不是奴意兒癡邪。羨文君不戀豪奢。

石生聽罷，又低聲自語道：「小姐琴音，有重我石池齋之意。信乎白隨時數中道『三五月團圓』之句，且白隨時言她才美兼備，諒不虛矣。但我游梅見小姐詩句在正月十七也，必然小姐游梅在先，何我詩句她怎記得？」又轉念想道：「小姐數百里到玄墓游梅，豈有一見即返之理。或者就覓寓古香亭旁，時時觀玩，後復見我之詩句，亦未可知。我回去將她原筆詩句，央托那花婆傳入，看她認與不認，自知就裡。」想罷，意欲再聽，琴已絕響。遂帶柏兒出了先春園門。只見錢知州別過畢監生，上轎喝道而行。石生避了，竟徑往清涼寺來。

吃過午飯，令柏兒到寺後覓訪花婆，假以買花插瓶，叫她進寺。柏兒應諾去了。少頃，帶引花婆進了寺門，見過石生，石生就叫取茶。茶婆打開花籃，遞與石生揀選。石生手揀著花問道：「老媽尊姓？」花婆道：「老身姓陸。」石生又道：「這花是何處折來的？」花婆道：「是東邊畢老爺家先春園裡的。」石生道：「畢家花如何送與你賣？」花婆道：「有個原故，當時畢奶奶在時，待我甚好，如今畢奶奶去世，未存一子，只餘下一個小姐，小姐念先人舊愛，不忍視我孤貧，因此，把這花叫我賣了度日。」石生問罷，選了兩枝大花，插在瓶內。柏兒拿出幾碗果子，提了一壺茶擺在案上。石生即令斟茶，陪花婆坐下。花婆道：「老身怎敢擾相公。」石生道：「我有一心事，要與陸媽商議，若要得，我做衣服，備重禮相謝。」花婆笑道：

「相公卻有何事？」石生道：「就是畢小姐事。」花婆驚道：

「若是說畢小姐事，萬不能做了。」石生道：「怎麼見得不能做。」花婆道：「相公說畢小姐三字，不過就是為婚姻之事。那畢小姐雖年方十七，文推過目，生得面如花朵，有許多刁鑽古怪性格。就是畢老爺時常說及選婿一事，她就不悅，要才貌中她意的人兒，方才說得。相公此舉料想不成。」石生笑道：「這件事，卻是中她意的現成事。我二人雖未會面，兩下事體，卻都盡知。如今所煩無別，有首詩兒，是我在蘇州得來的，煩陸媽轉達小姐妝次，問個詳細，可是小姐做的？是與不是，回我一信。先送茶資一兩，後日再煩別事，仍加厚謝。」花婆回嗔作喜道：「這個使得，只是要遲兩日方好。」石生道：「去便就去，為何又遲兩日？」花婆道：「相公有所不知，畢老爺有個舊友姓錢，現任徐州知州，今日拜他。聞徐州出賊，上司叫他急急趕去上任拿賊。畢老爺備了兩席酒，叫了一班戲，與他送行。小姐也請了幾位女客，在簾後看戲。恐忙中不便說及相公事情。」石生道：「這個不妨。我將詩箋與你悄悄帶去，乘便取出就是。」隨取了一兩銀子作茶資，外一錢銀子作花價，並詩箋放在花籃內，對花婆道：「此事重，請一萬。」

漏。」花婆不好辭得，只得應諾，茶畢散去。石生道：「倘得周旋，決不負陸媽成就之德。」花婆一味應承而去。

石生送至寺門。花婆忽回轉笑道：「相公尊姓不曾問得。」石生道：「我姓石，道號池齋，你可緊緊記著。」花婆道：「石相公與畢小姐二人，可有甚麼遺記沒有？」石生道：「沒有甚麼遺記，止有小姐琴中彈的一曲。」花婆道：「相公寫來與我拿去，她就沒得推卻，老身又好中間調停。」石生復回房中，寫出那琴中之曲，付與花婆。又叮囑一遍，方才各別。正是：

全憑紫燕傳佳語，坐待春風聽好音。

卻說花婆別過石生，手提花籃，夾帶詩箋，竟往畢小姐先春園來，謀為此事。怎奈事不湊巧，恰恰撞見畢監生親自選折瓶花。一見花婆問道：「今日花賣了多少錢？」花婆道：「不曾賣得多少。」畢監生無心將花籃揭開。花婆慌忙將手遮著銀子，被畢監生早已看見詩箋。問花婆道：「這是甚麼詩箋？」

花婆道：「是小姐與我鈿花的。」畢監生將詩箋捏在手中道：「閨中詩句，以後不可亂向外傳。」花婆應聲，滿臉通紅。

提著花籃，徑到樓上。見過小姐，道聲恭喜。畢小姐道：「有甚恭喜，想是爹爹不日上任麼？」花婆道：「不是。」畢小姐道：「既然不是，想是陸媽的喜，故來反說。」花婆道：「我有何喜？」畢小姐道：「陸媽今日滿臉春色，喜氣融融，想是賣花撿著銀子回來了。」花婆笑道：「我貧婆子家，那討得甚麼銀子拾。適才拾著一張字紙兒，請小姐念與我聽聽，看是什麼話說。」畢小姐令花婆坐下，接過看罷，驚問道：「這是我在深閨做的《勝如花》曲，怎被外人抄尋著？」花婆道：「我走得困倦，在清涼寺門首坐歇，見風吹出個字紙，我就拾將起來，那曉得甚麼勝如花曲不勝如花曲。」畢小姐道：「那寺中有人住麼？」花婆道：「只蘇州來的一位相公，叫做石池齋，再無別人。」畢小姐驚疑半晌道：「聞得蘇州石池齋是個名士，卻怎麼到淮安來哩。」花婆欲說就是，為那詩句被畢監生拿去，欲言又止。畢小姐道：「那石池齋認得你麼？」花婆道：「他倒不識認得我，想是倒識得小姐哩！」畢小姐粉臉頓紅，問道：

「他如何識認得我？」花婆挑道：「他既不識認得小姐，小姐如何曉得他是個名士？」畢小姐道：「當日我在蘇州游玄墓，聞得他是個少年飽學，又在古香亭見他親筆詩句，故此曉得。」

陸媽如何說他識認得我？」花婆道：「他也是見小姐詩句，知小姐才情，故此不面而識。」畢小姐道：「我之詩句俱閨中暗室所作，石生卻從何處得去？」花婆道：「說起那石相公，在蘇州就見小姐詩句，因而千里之遠，特來訪問。適才著管家請我到寺中買花吃茶時，談及小姐。他道：『我與小姐雖未會面，兩下事體，卻都盡知。』復與我一詩箋」並這曲，他道：『詩箋是蘇州得來的，這曲是小姐琴中所彈的。』不意來到園內，撞見畢老爺，將那詩箋拿去。那相公還要候我回話，卻如何處置？」

畢小姐道：「我之詩句，並未傳至蘇州，想是他誤認別詩了。」說罷，叫翠雲道：「你向老爺那邊，取陸媽拿的詩句來。」翠雲應諾下樓。花婆道：「小姐差矣。若是誤認詩句，並這曲亦不是了，若是這曲是小姐做的，他既知小姐閨中之曲，豈有不知小姐閨中之詩麼？」畢小姐作羞慚道：「陸媽之論，似乎近理。但那生迢遠而來，在他可謂真誠矣；在我深閨之人，不當招認，若一稍通儀節，便近淫奔，若不應酬，又屬負義，此時卻勢處奈何之地。」花婆道：「小姐之言，真上人高見。然那生不宜留他久住。今小姐當贈之遺記，使他暫回江南，俟後，或鳴之老爺，以圖此美事方好。」畢小姐想了想道：「我有一白玉簫，在前邊書房箱內，煩陸媽轉致。令那生且回南去，不識好否？」花婆道：「這是絕妙的遺記，可著翠雲取來。」畢小姐又想了想道：「今日請酒有事，不便去取。俟爹爹外出時，乘空取出，煩陸媽寄去吧。」畢小姐同花婆話猶未終，見翠雲走上樓回道：「那詩老爺放在書房中，一時忘記，便尋不著，請小姐收拾衣裝，城內女客轎將到了。」畢小姐聞言，開箱更衣，花婆就要辭過。畢小姐留道：「爹爹赴任日期將近，要打點一切事務，並還清涼寺舊願。你陪我家中料理料理，那事遲日不妨。」花婆因無實據，不好因石生的話，就乘勢住下。畢小姐見天暮，叫翠雲掌燈。先拿了些酒菜，安排花婆自酌自斟，就改妝下樓，迎接女客去了。正是：

異客孤燈空對夢，玉人簫管不知愁。

按下畢小姐今晚宴客不題。卻說石生別花婆之後，千思萬慮，望到夕陽，不見回話。自寬自解，以為畢家這日請酒。不期一連過了一二十天，杳無消息。石生使柏兒到花婆家問，又不見音信。心下疑疑惑惑，因帶著柏兒向寺外芳草之地閒遊散悶。只見兩個穿小袖色衣的人，近前扯住石生道：「相公原來在這邊，我家老爺請相公處館，誰知相公弄個不通的去抵冒，致小的們又往返尋到蘇州，蘇州又尋到淮安。」石生不認道：

「我認得你家老爺是誰？說甚麼不通的抵冒！」那一管家道：「我是揚州梅老爺家的王文。當日到蘇州請相公處館，現有關書聘金。相公姓石，號叫池齋，怎麼不認？」石生拂衣仰天笑道：「你還不放手，這等你錯認了，我是姓齊的。」兩個管家齊道：「我們在蘇州到相公家訪問，那看門老者說得不明不白。後到碼頭上，見一船戶，他道石相公往淮來了。小的沿路問來，又有一船戶，說相公在湖嘴飯店住歇。小的及到飯店，店家說到清涼寺來了。如今遇著相公，相公又推三阻四，是明明害小的們了。」三人正在寺外爭論，只見湛然和尚走出問道：「為甚麼事情？」石生忙接口道：「他錯認我齊相公做姓石的。」那兩管家道：「我家老爺請相公處館，不意相公竟到淮來。老爺特差小的們來訪，若相公不去，小的們就要領責。」湛然見無大事，向那管家道：「這相公今日方到寺中，明日就要北行。你們休得錯認。」那管家又將一路訪來原由說了一遍。湛然故想了一想，詭道：「怪不得你們，向日果有一石相公，在寺中宿了一夜就上北京去了。」那管家放下石生，面面相視，慚愧半晌道：「我們且到別處再訪一訪吧。」倒向石生陪了許多不是去了。

石生同湛然復歸寺內。湛然有事，自回禪室，不及細問就裡。石生獨做客房，見諸事不遂，愈覺神昏意慵。正欲就寢，恍然如畢小姐來的一般。方才著枕，又自驚覺。見柏兒手持玉簫進房向石生道：「這是花婆送來的。叫相公回江南去吧。」石生忙起問道：「花婆哪裡？」柏兒道：「花婆正待進來，見後面畢家有人來寺，她就交付與我去了。」石生道：「那詩可曾說是畢小姐做的嗎？」柏兒道：「她說是畢小姐做的。」石生令柏兒出去。獨坐明窗下，手持玉簫沉吟道：「小姐既贈我以簫，何叫我又回江南？」只管如夢如癡，狐疑不決。遂援筆以《楊柳枝》興懷，作詞十首，以配玉簫。其名樂府，可備管弦。

詞云：

年來何處寄慙慙，暮雨朝煙總未分。
空餘弱質誰為主，獨傍長亭更念君。
金閨有客客清涼，淮水河邊夾道長。
垂枝不解東風意，兩地相逢一斷腸。

憔悴枝枝又別離，堪悲玉笛向君披。
陶家舊日千條好，今日翻為兩皺眉。
江南漫漫花已然，青帝何曾淡著煙。
到來春色傷同調，未許垂絲別院牽。
曉開南北石峰寒，忍教芳露滴春顏。
行人多少鶯啼處，莫把相逢陌上看。
當初折柳隋場堤，曾聽鷓鴣別路迷。
當日柳青無可折，鷓鴣猶復舊時啼。
裘馬江天入翠微，裊裊輕絲夢未歸。
青娥喜傍樓頭月，春色何時上客衣。
病後何曾休了休，人戀東君君不留。
折來俱是昭陽夢，只恐君歸又病愁。
兀做高林思悄然，陽春一曲寄當年。
多情不識淮南柳，野客攜鋤只屬田。
潦倒長途百感生，手挽絲絲酒未醒。
相依願逐東風去，不留芳景付無情。

做罷，到夜三鼓時分，人聲悄寂。石生獨備一觴，將玉簫吹和起來，其音淒惋，不忍盡調。

忽一人推開房門，就側坐下。石生抬頭一看，乃是湛然和尚。石生愀然向湛然道：「老師何今夜肯向愁旅一顧也？」湛然皺眉道：「適貧衲聞簫中有斷腸之聲，抵枕不能寐。特來請問相公，何以悲憤一至於此？」石生挑燈，不覺淚語道：「學生遠從南來，忝居老生愛下，已將事一月矣。今日，忽得知已贈一白玉簫。因思天下有一美物，眾皆悅慕。於此得之，必於彼失之。夫失之者，非願失也，以為托以知己而與，不托以知己而遂不與；而我得之者，亦非泛得也，以為知己之物而取，苟非知己之物而亦不取。今餘取矣，是以彼與之者為知己；而與之者以我為知己而贈，不以我為知己贈？而我遂不知。兩兩牽牽，寧不令人心碎乎！」湛然聞言慰道：「相公固乃熱腸寓世之人，但令人情反覆，世態叵測，願相公如意則取，不如意則不取，可也。」石生悲語道：「學生有不得不取之勢。」湛然道：「何以見勢不得不取？」石生道：「舍彼則我無知己，舍我則彼無知己，故為之勢處不得不取。」湛然道：「請言知己者何人？」石生默然不語。湛然近座道：「相公說我得知，我或能解疑，亦未可知。」石生掩淚道：「知己者，向日所言畢小姐也。玉簫即畢小姐所贈也。」湛然驚問道：「畢小姐與相公因何遂成知己。」石生道：「學生自從玄墓古香亭見她詩句，知她才冠群英；復晤一醫生，知她貌壓眾豔。學生特棄揚州梅翰林之館而來，豈非以畢小姐為知己而訪之乎？不意使通之畢小姐，蒙畢小姐答我一簫，似乎亦以學生為知己也。來人又令我早回江南，此意不明不白。是以我為知己而贈，不以我為知己而贈？而我遂茫然不辨。在老師處此，亦料難自解。」

說罷又自掩淚。

湛然道：「原來先時那管家就為此事。既然相公棄館而來，在畢小姐今日贈簫，諒必亦慕相公之才貌，知相公之苦心。又令相公回江南者，此必有說存焉，來人獨未達其意乎？」石生道：「來人不曾會面，且會後即難逢之人。」湛然沉吟半晌道：「相公且自保重。明日貧衲有一計，或能稍通音信。」石生道：「老師有何妙計，且試言之。」湛然道：「晚時，畢家有人來吩咐普明收拾佛殿，明日還願。畢老爺要來拈香。俟貧衲備一茶，請相公陪他談談。或兩下道義相投，有一機會，事亦難料。」

石生聞說，回嗔作謝。湛然遂別，石生就寢。

正是：

只因恩愛愁多染，不為情癡恨亦無。

卻說石生聞湛然之計，安眠一夜。到次日清晨，梳洗已畢，候會畢監生。果然早茶時，湛然來請。石生喜不自勝。隨到前房，向畢監生施禮畢，各分賓主而坐。石生道：「晚生久仰先生大名，幾欲登堂請教，恐妨公冗，故疏晉接之儀。」畢監生道：「適湛然師父道及兄長高雅，聞知且善詞賦，今日老夫有幸得遇輩中人也。」石生謙道：「晚生少年菲才，何敢望附驥尾。」畢監生笑道：「老夫近因新受杭州通判之職，把詩詞疏失了許多。前一敝友錢姓者，祖籍九江，現任徐州刺史，來拜老夫，酒席間就索新作。只道老夫仍是當日窗下之豪興，卻不知近日為官之事，與那詩賦不同。」石生道：「正是。古雲非窮愁不能著書。」畢監生道：「兄長住居寂寞蕭寺，近日想多新作。」石生道：「有兩首詞句，著價取來獻丑。」畢監生忙道：

「不消取來，自然是妙的。」石生道：「晚生自當請教。」隨叫柏兒到房中去取那《楊柳枝》詞。普明、湛然擺下茶果，四人方舉茶杯，見一個管家手持一書，向畢監生道：「徐州錢老爺有書在此。」畢監生將書拆開，看了半晌，笑道：「昨夜過酒，今日眼昏，煩石兄代老夫細述一遍。」石生接過書啟，念道：

「眷盟弟錢呂直頓首上守翁老仁台書。前者，晉候台教，過承盛款。別來就任，清誨之音猶在耳右。昨蒙上行，仰除土冠，托庇僅獲一卒，迄今餘黨尚無覓處，誠庸才碌碌，不及向知己盡述也。茲有癢生鐵紇，字不鋒者，昨於江南遊學歸，拜弟門下。欲過淮謁玉，懇書轉為介紹。幸老盟翁推分，加意栽植，叨光不獨鐵生也。專此代面，無任瞻仰。」

念罷，畢監生接去，忙問管家道：「鐵相公如今在那裡？」管家道：「現在家中廳上坐著。」畢監生放下茶盞，就起身而別。

石生道：「晚生拙詞，求帶去斧正。」畢監生道：「再來領教吧。」二人說話之間，柏兒將詞已拿到面前。石生乘勢遞與畢監生入袖。送到寺門，四人遂別。

石生悶悶不快，同湛然復回前房。湛然道：「相公遭際不遇，這般一件巧事，偏又不能接談。畢老爺雖居咫尺，這寺一年來不得一次。此會虛過，再難得會了。」石生抱悶不語。湛然又寬慰道：「相公，古人云，謀事在人，成事成天，且將新茶再吃一盅。」石生同湛然吃了杯茶，少頃，柏兒取午飯至。

見一管家，拿一拜匣，取出一書，向湛然道：「我家老爺請石相公哩！」湛然同石生驚喜，將書看道：「列下敬置一觴，恭候台教。眷弟畢冷頓首拜。」

石生看罷，對湛然低語道：「想是那詞被小姐看見，故來請我。」湛然喜諾。石生受下請啟，令那管家回去。同湛然吃過午飯，隨即更衣，專候赴席。湛然笑道：「此事若成，真文章有用了。」石生亦微笑而應。正是：

否極常逢泰，愁深恨自除。

好事不易得，易得亦成虛。

不知石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春柳鶯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